

KILLING
THE
SHADOWS

杀影

Val McDermid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陈佳伟 译

命运的纠葛，让彼此缠绕在一起。
死去的究竟是恶魔，或只是他的影子？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杀 影

KILLING
THE
SHADOWS

Val McDermid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陈佳伟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5N0208

KILLING THE SHADOWS

by VAL MCDERMID

Copyright: ©2000 by VAL MCDERMI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版权登记号: 25-2015-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影 / (英) 麦克德米德著; 陈佳伟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5. 4
ISBN 978-7-5613-8067-3

I. ①杀… II. ①麦…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3297 号

杀影

SHA YING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陈佳伟 译

责任编辑 焦 凌

责任校对 巩亚男

特约编辑 陈 彻

装帧设计 瀚 愔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94 千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067-3

定 价 29.8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 (029) 85303879

浓雾从福斯湾铁灰色的水面上升起，形成一道积云色的坚实雾墙，吞噬了城市中最新式游乐场、设计师旅店和智能餐厅发出的亮光。码头水手的幽灵在其中若隐若现，他们生前把积蓄挥霍在价值八十先令的麦酒和脸庞如水手们的手掌般粗糙的妓女身上。浓雾爬上山丘，来到新镇，被那里带有乔治时期风格的几何网格状街道分割开来，然后滑入公主街公园的深沟。几个步履蹒跚的晚归的酒鬼也加快了脚步，躲避它那湿冷的拥抱。

当它来到旧镇那狭窄的复式住宅街和蜿蜒小道时，已经失去了它那令人窒息的坚实感，变成了苍白的雾状幽灵，从迷惑游客的小陷阱变成了阴森逼近的不祥物。剥落下的近期艺穗节海报，如鬼魅般飞舞。

皇家大道的炭黑色门面背后，是一片围绕荒芜天井而建造的老旧公寓。在18世纪，它们就相当于今日的公用住房规划区——充斥着酒鬼、落魄者和瘾君子，最低贱的妓女和街头小混混也以此为家。今夜，阴郁的历史梦魇再度上演，在高街和人工山之间的陡峭捷径的石阶顶端附近，躺着一具女尸。她的短裙被拉起，粗制滥造的线缝在拉力下似欲绷裂。

即使她在被袭击时曾经尖叫，尖叫声也会被铺天盖地的雾气所掩盖。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现在再也不能发出尖叫了——她的脖子上开了一条鲜红的口子。她那一卷卷披在左肩上发光的肠子，是伤口以外的侮辱。

下夜班回家不小心踩到尸体的画家，在一条通向天井的小巷里蹲下来蜷缩发抖。他离自己吐下的一摊呕吐物太近，浓雾的威压之下徘徊不去的恶臭使他窒息。他已经打电话报了警，但等待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却像永恒般漫长，刚刚目睹的地狱般的景象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

当闪烁的蓝光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两辆警车呼啸着停在路边的时候，他先是听到了奔跑的脚步声，然后就看到了警察们出现在他面前。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轻轻地把他扶了起来。他们带着他走向警车，让他坐进后座。然后另外两名警察消失在巷口，模糊的脚步声几乎立刻被黏人的迷雾所吞噬。现在唯一的声音就是警用收音机的杂音和画家的哆嗦声。

哈利·吉默尔博士蹲在尸体旁，他那戴着手套的手指探索着坎贝尔·格兰特督察想都不愿想的东西。他没有去管法医在做什么，反倒是端详起几位身穿白衣的犯罪现场搜查官来。他们正借着手提灯的光亮，搜索着尸体周边的区域。浓雾正在渗入坎贝尔的骨髓，他顿时觉得力不从心起来。

最终，哈利嘟哝了两声，吃力地站了起来，然后脱下了手上沾满血迹的乳胶手套。他打量了一下自己厚实的运动手表，满意地点点头。“嗯。”他说，“9月8日，没错。”

“什么意思，哈利？”坎贝尔不耐烦地问。哈利喜欢让警员们像挤牙膏似的从他嘴里一点一点挤出信息。一想到要忍受他这个怪癖，坎贝尔就感到厌烦。

“你的部下喜欢跟我摆架子，我倒要看看光靠你们自己能不能想出来，坎贝尔。她脖子上有用手勒过的痕迹，不过我估计她是死于割喉。但更重要的是凶手损毁尸体的行为。”

“这些除了为我错过一顿饭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由之外，对我有什么意义吗，哈利？”坎贝尔质问道。

“1888年的白教堂，1999年的爱丁堡。”哈利挑起眉头，“该叫犯罪侧写师出场了，坎贝尔。”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哈利？”坎贝尔问。他怀疑哈利是不是喝醉了。

“我认为我们遇到了一个模仿杀手，坎贝尔。你要找的人是开膛手杰克。”

1

菲奥娜·卡梅伦站在石峰的尖端，迎着风倾身向前。在这里，唯一需要考虑的死亡只有一种，就是她自己的死亡，而且前提是她要比自己想象的更粗心。但是，如果她稍稍没有留神脚下的碎石沙砾，她就会从三四十米的空中狼狈坠下。下落的身体将如塑料人偶般在凸出的岩石间反弹，骨头和皮肤都会碎裂得不成人形。

她会看起来像个受害者。

绝不，菲奥娜想，同时让风推着她的背远离她所站的危险区域。绝不能在这里。这里是朝圣之地，她来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是怎样成了现在这样。每当欲望在她内心膨胀，触碰到了记忆的表面，她就会回到这里。一年会有三到四次，每次都是独自一人。在这片荒凉的旷野上，任何人的陪伴都是不可忍受的。这里能容纳的只有她们两个——她和她的灵魂。“另一半的她”也只有在这片荒野上，才会走到她的身边。

奇怪，菲奥娜想。她和莱斯利在其他许多地方共度了更长的时光。但不知为何，所有那些地方都被其他声音、其他生命所玷污。但是，在这里她可以不受干扰地感知到莱斯利，可以看见莱斯利的脸、笑容，和攀爬一座陡坡时皱眉凝神的神情，也可以听见声音——因自信而充满热切的声音、因成功的兴奋而提高的声音，甚至几乎可以闻到因惊恐而抱作一团时莱斯利的皮肤散发出的淡

淡麝香味。

菲奥娜的人生失去了许多光芒，而她只能在这里找到它们。她闭上眼，在脑中回想莱斯利的样子——同样的栗色头发、同样的淡褐色眼睛、同样的弯眉，和同样的鼻子——人们都惊叹于她们相似的样貌。她们只有嘴是不一样的：菲奥娜的嘴更宽，上下唇都很饱满，而莱斯利的嘴却像是一张小小的丘比特之弓，下唇显得比上唇更加饱满。

同样是在这里，她们进行了那最后一次讨论。做出的决定，最终却导致莱斯利被夺走了生命。这是最后的自责之地，在这里菲奥娜永远不会忘记她的人生缺了些什么。

菲奥娜感到双眼湿润了。她猛地睁开眼，把这归咎于风。感伤时间已经结束了。她提醒自己，在这儿是为了远离受害者们。菲奥娜动了动肩膀，把背包调整到舒服的位置。该动身了。

她先搭乘从国王十字火车站出发的早班车，然后再转乘一辆当地的列车，抵达哈瑟西奇的时候刚十点多。她不紧不慢地登上陡峭的高嘴峰，一路上享受着肌肉的舒展和收缩。当爬上石峰的北端的时候，她已经气喘吁吁。她靠在岩石上，拿起水瓶喝了一大口，才再次沿着平坦的砂岩路出发。与过去的连接让她的心沉了下来，而令人心旷神怡的风使她的心从迷乱的思绪中脱离。今天早晨她就是被这思绪所惊醒。当时她就认定，今天她必须离开伦敦，否则到了晚上，就会有一波波痛苦源源不断地来到她的脑袋里面。

日程中唯一的预约是与一位博士生导师的会面，她在列车上打了一个电话取消了这次会面。在这荒野上，没有小报记者可以找到她，没有摄制组可以把话筒伸到她面前，来质问“心直口快的菲奥娜”对今天法庭审理的看法。

当然，她并不能确定结果是否会如预期所料。但当她从昨晚的新闻中得知针对汉普斯特荒野杀手轰动性的审判在法律论证之后的第二天依旧处于搁置中时，所有的本能都告诉她，到今天的日落时，低俗小报们会叫嚣着要“复仇”，而他们是他们向警方“复仇”最完美的武器。不管哪种理由，还是躲得远一些比较好。

她从来没有利用与警方的合作来追求名声，但它却自己找了上来。菲奥娜讨厌自己的脸出现各种报纸上。比失去隐私更糟糕的是，名声冲淡了她作为学者的威信。现在每当她出版书籍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作品都会遭到更多的

怀疑和审查——仅仅是因为她把技能和知识用在了实用领域而引起了一些学院顽固派的不满。

当一家小报爆料说她和基特·马丁住在一起时，无声的审判来得更加猛烈了。在那些学术机构的眼中，一个致力于研究科学方法、帮助警方抓获累犯的学院派心理学家所能找到的最不像样的伴侣，就是全国最顶尖的描写连环杀手的犯罪小说家。如果菲奥娜在乎同僚对她的看法，她也许会费心思解释她爱的不是基特的小说而是基特本人，而且正是因为他写的那些小说，她在开始这段感情时比正常情况下更加谨慎。不过，鉴于没人敢当面指责，她决定就不自找麻烦了。

一想到基特，她就能转悲为喜。她终于找到了能够把她从回忆的牢笼中解救出来的男人，菲奥娜一直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奇迹。世人也许只能看到他展现在公众面前的野性魅力，但菲奥娜发现，除了拥有刀锋般的敏锐智慧，他还兼具宽容、尊重和敏感的特质。这些都是她早已放弃寻找的东西。和基特在一起时，她终于能达到一种平静的状态，几乎能压制住潜伏在岩缝中的恶魔们。

她不紧不慢地踱步，一边看表。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她甚至还有时间在狐狸屋酒吧喝一杯，再坐巴士回谢菲尔德搭乘去伦敦的火车。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人，这足以维持心灵的宁静。至少能维持到下次来之前，她阴郁地想道。

列车比她预想的要安静。菲奥娜占了个双人座，坐在她对面的男人在火车出谢菲尔德站不到五分钟时就睡着了，给了她足够的空间。菲奥娜可以趴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这是好事，因为旅途中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和离车站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家酒吧的老板做了个约定。他在她外出散步时帮忙照看手机和手提电脑，报酬是一本基特的初版签名书。这比车站里的寄物设施更安全，当然也更便宜。

菲奥娜翻开了手提电脑，连接上手机，然后查看了电子邮箱。有五封新邮件，她把这些邮件下载下来，然后断开连接。有两封邮件来自学生，一封来自身在普林斯顿的同事，询问是否能够查阅她收集的几桩已解决的强奸案的资料。没有一件事是不能拖到明天早上的。她打开第四封邮件，它来自基特。

发件人：基特·马丁
收件人：菲奥娜·卡梅伦
主题：今晚的晚餐

祝你在山上度过快乐的一天。

我今天文思泉涌，到下午茶时间已经写了两千五百字了。

庭审的结果跟你的预料一模一样。一定要相信女人的直觉！（当然是开玩笑，我知道你都是掂量过所有的科学证物，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判断的……）

总之，我估计史蒂夫需要些鼓励，所以我已经安排和他见面吃饭了。我们要到克拉肯威尔的圣约翰餐厅吃一大堆动物尸体，所以我想你大概不太想加入我们，但是如果你想去，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你不想去，我做了一份三文鱼芦笋烩饭，冰箱里还剩了很多东西可以给你当晚餐。

爱你。

菲奥娜微微笑了笑。典型的基特，只要每个人都吃饱了，这个世界就不会出大问题。她对史蒂夫需要鼓励并不感到惊讶。没有哪个警官喜欢看到自己的案子被推翻，尤其是像汉普斯特荒野谋杀案这样广受关注的案子。但对史蒂夫·普雷斯顿警司来说，这个案子的失败会给他留下前所未有的苦楚。菲奥娜很清楚这次的起诉承载了多少重量，尽管她个人对史蒂夫感到同情，但她对苏格兰场的感觉却是：活该。

她点开下一个邮件，她总是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发件人：萨尔瓦多·贝罗卡尔
收件人：菲奥娜·卡梅伦博士
主题：顾问请求

尊敬的卡梅伦博士：

我是总部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警察的警长萨尔瓦多·贝罗卡尔，负责谋杀案的侦讯。我一位身在苏格兰场的同事告诉我您是犯罪

关联分析和地理轮廓分析方面的专家。请原谅我如此直接地联系您。我写信是为了询问您是否愿意在一桩重大且紧急的事件中担任顾问。在西班牙，我们与连环杀手打交道的经验很少，所以我们没有可以与警方合作的心理学专家。

在托莱多，三周内已经发生了两起谋杀案，我们认为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我们需要一位专家来协助分析这些犯罪。我知道您在犯罪关联分析方面很有经验，我认为您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知道您愿不愿意帮助我们解决这些案件。

如果您愿意，我保证您会得到合理的报酬。

期待您的回复。

谢谢。

萨尔瓦多·贝罗卡尔警长

西班牙国家警察

菲奥娜抱起胳膊，盯着屏幕。她知道，在这谨慎请求的背后躺着的是两具被摧残的尸体，死前还有可能遭到过虐待。在袭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还存在着性侵犯。她对此有几分确信，因为警方有能力在没有专家协助的情况下应付常规的案件。而能提供这样协助的人包括她在内也只有十几个。当刚刚认识菲奥娜的人知道她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时，他们通常都颤抖着问她怎么会参与调查如此骇人的案件。

她最标准的反应是耸耸肩说：“既然总得有人来做这件事，不如就让我这个知道该怎么做的人来做。没有人可以让死人复活，但却能够阻止更多死者的出现。”

她知道这是圆滑的回答，经过了深思熟虑以防止进一步的发问。真相是，在与警方各种的合作中要面对的暴力犯罪使她感到更多的是厌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激起了她内心深处的记忆，而且还因为她了解他人在肉体上遭受的伤害和精神上承受的痛苦——那些她本不愿了解但却了解的事。因为与被害者的直接接触总是让她备受折磨，她只有在确信已经从上一个案件中完全恢复过来之后才会接下一个案子。

自菲奥娜上次调查连环谋杀案结束已经过了四个月。那次案件中，默西塞德郡的一名男子在一年半内连续杀死了四名妓女。多亏了菲奥娜和她的一个研究生所做的数据分析，警方终于把嫌犯数量减少到可以使用法医鉴定筛选的程度。现在他们已经把人拘押了起来，并准备起诉他犯下的四起谋杀。而且有了DNA比对结果，他们非常有信心说服法官判他有罪。

现在，她只是作为顾问在和瑞士警方合作，长期研究累犯入室抢劫犯。是时候干点脏活了，她想道。她按下“回复”键。

发件人：菲奥娜·卡梅伦

收件人：萨尔瓦多·贝罗卡尔

主题：回复：顾问请求

尊敬的贝罗卡尔警长：

感谢您的邀请。我非常乐意接受您的请求。

不过，我需要更多邮件中没有提到的细节才能判断我是否能帮助您。可以的话，我想要一份两起谋杀的案情概述、一份病理学报告摘要，以及所有目击者的陈述。我可以阅读西班牙语文件，您不需要翻译。当然，您发给我的任何文件都会完全保密。

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您将这些文件传真到我家。

菲奥娜输入了她家的传真号码和电话，然后发送邮件。最好的状况是，她可以防止谋杀案的再次出现，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一些对研究有价值的资料；最坏的状况是，她可以为远离汉普斯特荒野案的余波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有人——或者说是一些西班牙人花高价让“心直口快的菲奥娜”远离头条新闻。

2

菲奥娜一踏进门就听REM乐队用欢快的歌声告诉她，没人喜欢悲伤的教授。像往常一样，基特把六张CD放在书房的播放器里，按下随机播放键就出了门，任由它在那儿播放。他无法忍受寂静，刚恋爱时她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那次她带他去钟爱的德比郡散步，却惊愕地看着他在背包里塞满了CD。有好几次她回到家时都能听到基特书房里的音乐声和卧室里的电视机像公牛般的吼叫声。似乎周围越嘈杂，他就越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菲奥娜则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下工作，这是难解的矛盾。因此，当他们第一次谈到要同居时，菲奥娜坚持说不论买什么房子，都必须给她提供一个安静的工作空间。最后他们在达特茅斯公园附近找了一处又窄又高的房子。它从前的主人是一个摇滚音乐家，把阁楼改装成了隔音的音乐工作室。这为菲奥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小窝，可以躲避基特那些无休无止的嘈杂声响。

菲奥娜放下包，走进基特一楼的书房，关掉音乐。美妙的寂静安抚了她的大脑。她上楼在卧室换下运动装，穿上居家服，然后吃力地爬上最后的两段楼梯，来到办公室。她最先看到的是电话答录机上的闪光：十五条信息。她敢打赌这些都是那些记者打来的，但她现在没心情听他们说话——更别说回复了。

把手提电脑放在桌上时，菲奥娜发现已经有一堆纸躺在传真机的托盘上，仿佛在指责她的不理不睬。贝罗卡尔警长真是动作神速。她打起精神，拿起文件，回到楼下。

她在冰箱里找到了晚餐——就像基特说的那样。她忽然好奇地想，基特的粉丝中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位创作了许多血腥暴力场面的作家，竟然会在一天的劳碌写作之后以给爱人做美食为消遣。菲奥娜微微一笑，给自己倒了一杯索维农葡萄酒。等到烩饭加热好了，她就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手里拿着西班牙来的传真和一支铅笔。她瞥了一眼钟表，决定在开始研究这些报告之前先看一下重要新闻。

深夜新闻在熟悉的旋律中开始。镜头聚焦到新闻播报员严肃的脸上。

“晚上好。今晚新闻速递有：被指控犯下汉普斯特荒野谋杀案的男子，在初审法官指控警方实施诱捕之后，被当庭释放。”头条新闻，菲奥娜毫不惊讶地记下来。

播报员身后的屏幕从节目图标变成了中央刑事法庭外的照片。“今天在老贝利法院，被控残忍强奸并杀害苏珊·布兰佳的男子在初审法官的命令下被释放。玛丽·迪兰西法官说，毫无疑问伦敦警方这次行动中诱捕了弗朗西斯·布雷克，这一行动‘与政治迫害无异’。她还说，警方无视缺乏过硬证据的事实，执意认定弗朗西斯·布雷克先生是凶手。我们来连线国内事务记者丹妮

尔·卢瑟福，她今天出席了庭审。”

一个三十多岁、被风吹乱了棕色头发的女子热切地注视着镜头。

“当迪兰西法官下令释放弗朗西斯时，法庭内出现了愤怒的声音。带着双胞胎婴儿在汉普斯特荒野散步时被杀害的苏珊·布兰佳，她的家属，因法官的判决和弗朗西斯在被告席上的得意欢呼而出离愤怒。

“但法官不为所动，而是谴责伦敦警方的做法。她称那是对现代民主社会的侮辱。警方根据一位犯罪侧写师的建议行动，设置了一个圈套，企图用一位漂亮的女警探骗取弗朗西斯的感情，然后引诱他承认犯下谋杀罪。这个圈套耗费了数千英镑的预算，持续了将近四个月，但弗朗西斯依然没有直接供认。然而，警方相信他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据，于是将他送上了法庭。

“辩方称，不论布雷克先生说了什么，都是那名女警探的引诱所致，是他为了取悦她所扮演的角色而故意说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官的支持。在被释放后，已被羁押八个月的弗朗西斯声称要索取赔偿。”

一个接近三十岁、有着黑色短发和深陷眼窝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中。麦克风和录音笔挤在他的面前。出人意料地，他彬彬有礼，时不时地向下瞥一眼手中的纸片：“我一直在声明自己的清白，今天法庭终于为我洗刷了冤屈，但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失去了工作、家庭、女友和名誉。我明明是无辜的，却被迫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我要起诉伦敦警方并要求赔偿。我真诚地希望他们以后在准备陷害无辜的人的时候，能够三思而后行。”说完他抬起头，眼里迸出愤怒与憎恨。菲奥娜忍不住颤抖。

画面再次切换。一个高个男人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走向镜头。他低着头，嘴抿成一条线，两边站着两个穿着雨衣、面无表情的男人。记者高声说道：“负责此案的警官——史蒂夫·普雷斯顿警司拒绝就这起案件发表评论。在稍后的声明中，苏格兰场宣称，他们将不再积极寻找和杀害苏珊的凶手有关联的其他人。这是丹妮尔·卢瑟福在老贝利法院所做的报道。”

新闻播报员说稍后会对此案的背景进行深度解读。菲奥娜关掉电视。她不需要听他们回顾这个案子。她之所以对苏珊谋杀案念念不忘，不是因为警方公布的尸体照片有多血腥，也不是因为事发现场离她家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虽然这些已经足够骇人，更不是因为凶手的手段有多残忍：他在死者十八个月大的双胞胎儿子面前侵犯并刺杀了他们的母亲。

汉普斯特荒野谋杀案之所以对菲奥娜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导致她与苏格兰场分道扬镳。菲奥娜和史蒂夫自研究生时代起就是好友，他们当时都在曼彻斯特大学读心理学。和很多学生时代的友谊不同，尽管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但彼此间的友情一直延续了下来。当英国的警察看到与心理学家合作可以帮助查到重罪犯人时，史蒂夫很自然地咨询了菲奥娜。由此两人间开始了一段硕果累累的合作，菲奥娜缜密的数据分析方法正好与警察们的经验和直觉相得益彰。

在发现苏珊尸体的几小时内，史蒂夫确信这正是菲奥娜可以尽情施展才华的案子。用这种方式杀人的人绝对不是新手。史蒂夫从菲奥娜那里了解到很多，加上他自己也读了很多相关的书，所以他知道这样的杀手会令整个刑事司法系统蒙上一层阴影。但凭借她的才能，菲奥娜至少可以推断出凶手有着怎样的生活轨迹，她甚至可能可以指出他居住的区域——警察们看到的東西在她的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在侦查的早期阶段，弗朗西斯作为候选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在凶案发生时有人看到他出现在荒原上，正跑着离开一片浓密的灌木丛。而那片灌木丛所在的一小块空地正好遮挡了苏珊的尸体。一个遛狗的人在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在那里发现了尸体。弗朗西斯是一家殡葬公司的经理，警察们认为这表示他对死亡有一种执迷；他青少年时代还在肉铺工作过，警方认定这意味着他不会反感血腥场面；他成年后没有犯罪记录，但在年少时被警方警告过两次，一次是因为他点燃了一只垃圾桶，另一次是因为他袭击了一名比他小的男孩；而且，他对当天早晨自己在汉普斯特荒野上做了什么闪烁其词。

只有一个问题：菲奥娜认为弗朗西斯不是凶手。她对史蒂夫这么说了，也一直对愿意倾听的人这么说。但她提出的侦查方法显然没有得到任何成果。媒体群情激昂，在他们的怒视下，史蒂夫被迫实施了逮捕。

那天早晨，他出现在她大学的办公室里。她看了一眼他严峻的表情，说：“有坏消息，对吧？”

他摇摇头，一屁股坐进面向她的椅子上：“我也不喜欢这消息。我都争得面红耳赤了，但有时候你就是得屈服于政治。我真不知道局长怎么想的，他把安德鲁·霍斯福斯拉进来了。”

安德鲁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了好几年。每当有调查这家医院的独立报告出炉，它就名声扫地一次。他依靠一种被菲奥娜说成是

“矫情”的方法来进行侧写，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获取灵感并以此为荣。“如果他能看到自己以外的东西，也许还不错。”她曾经在听了他的讲座后如此讥讽道。安德鲁·霍斯福斯的第一个大案误打误撞获得了成功，之后他就开始吃老本，从不落下任何向媒体发言或是接受采访的机会，说任何他们想听的话。当警察根据他的侧写抓住罪犯时，他就第一个跳出来邀功；当他们失败时，他从不承认是自己的错。现在有弗朗西斯这样一个嫌犯，菲奥娜可以肯定，安德鲁会给出和弗朗西斯形象相符的凶手侧写。

“我退出。”她斩钉截铁地说。

“相信我，你不退出都难。”史蒂夫苦涩地说，“他们决定无视你的专业意见和我的个人看法，正在安德鲁的指挥下搞那个圈套。”

菲奥娜恼怒地摇摇头。“哦，上帝啊！”她愤怒地说，“这主意太糟了。即使我认为弗朗西斯真的是凶手，这主意还是太糟了。如果你们起用一位有多年心理治疗经验的心理学家来搞诱捕，也许还能得到点在法庭上用得到的东西，但是很可惜，让安德鲁这样的笨蛋来指导那个女警员注定要酿成悲剧。”

史蒂夫用手拨弄他那日渐稀疏的黑发，把它们从额头上往后推了推，说：“你以为我没跟他们说过吗？”他沮丧地把嘴唇抿成一线。

“我肯定你说了，我也知道你和我一样气愤。”菲奥娜看向窗外。她决不能表现出不甘，即使是面对史蒂夫这位亲近的朋友。“那就这样吧。”她说，“我和苏格兰场算完了。我不会再和你，还有你的同事合作了。”

史蒂夫了解她的为人，知道在她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时与她争辩是没用的。他对自己的专业意见被驳回到感到极度气愤，甚至在脑海中一度闪过了辞职的念头。但他不像菲奥娜，他的专业技能没法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所以他不耐烦地抛开这个想法。“我不怪你，菲奥娜。”他凄惨地说，“不能继续跟你合作，我很遗憾。”

恢复镇定后，她看着他，语气温和地说：“在这事儿结束以前，我将不是唯一一个你需要道歉的人。”那时，她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会变得很糟糕。警察们迫切地想要逮捕嫌犯，又有一个装腔作势的心理学家在一旁迎合他们，所以直到把人关进去之前，警方是不会罢休的。

菲奥娜没有感到一丝喜悦，尽管她很早就猜到了结局。

托莱多这座中世纪要塞建在一块露出地面的岩层上，几乎完全被U字形的塔霍河所包围。深河与峭壁为城市提供了天然屏障，只留下一块狭窄的瓶颈地让人可以构筑工事抵御外敌。如今有一条路环绕着塔霍河另一边的河岸，在那里可以一览大片被阳光染成蜂蜜色的建筑，从装饰华丽的大教堂到线条简朴的塞维利亚王宫尽收眼底。菲奥娜还记得，十三年前一个炎热而尘土飞扬的日子里，她和三个朋友来探访这座城市，看到过这番景象。

当年，她们为了庆祝拿到博士学位，开着一辆破旧的大众房车周游西班牙，看遍了各地的名胜与城市。她还记得托莱多是以埃尔·格雷考^①、斐迪南^②和伊莎贝拉^③而闻名的，商店的橱窗里放满了盔甲和刀剑。当年的菲奥娜做梦也想不到，她这个年轻的心理学家会有有一天以西班牙警察顾问的身份重回此地。

第一具尸体是在塔霍河旁一个树木丛生的深谷被发现的，离城门大约有一英里。那片峡谷有着一个令人不安的名字——“割喉谷”。当年有一个吉卜赛女人勾引一名守卫，致使城市遭到了偷袭。她受到的惩罚就是割喉——几乎被割下了头颅。但贝罗卡尔警长的资料中并没有提到那名士兵后来的命运。

受害者是一名二十五岁的德国公民，名叫玛蒂娜·阿波切特。玛蒂娜是一名自由工作的导游，当时她正带领一个德国旅游团周游托莱多。根据朋友和邻居的说法，她有一个已经结婚的爱人，对方是西班牙军队的军官，隶属于位于马德里的国防部。凶案发生的当晚，他正在四十多英里外的首都参加公务晚宴。玛蒂娜的尸体被发现时，他正喝着咖啡和白兰地，所以没有任何嫌疑。此外，玛蒂娜的朋友报告说，两人虽然聚少离多，但她对这段感情很满意，也没有说过任何暗示他们之间有问题的问题。

尸体在午夜前夕被一对偷欢的年轻情侣发现。他们把摩托车停在路边，爬下山谷躲避路人的偷窥。他们两人也没有嫌疑，不过据说，女孩的父亲指控那个男孩完全有可能杀人，因为他当时正准备对一个纯真的少女（他的女儿）

① 埃尔·格雷考：El Greco，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

② 斐迪南：即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为夫妻，合称天主教双王。在位期间，夫妇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未来的西班牙奠定了法理基础。

③ 伊莎贝拉：即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图谋不轨”。

根据犯罪现场报告，玛蒂娜被发现时，仰躺在月光下，两臂大张，双腿分开。法医报告表明，她的喉咙被从左往右割开，可能是被人用长而锋利的刀刃从身后袭击所致——也许是刺刀，但是很难确定，因为托莱多以兵器闻名，锐器的买卖是主街道两旁许多游客商店每天都会发生的事。她死得很快，血从被切断的颈动脉分成两股喷出。衣服被血沾湿了，说明当时她正站着，而非躺着。

进一步的检查表明，一个破碎的葡萄酒瓶被反复插入她的阴道，撕裂了组织。这一部位相对较少的出血量表明玛蒂娜当时已经死亡。酒瓶曾经装着廉价的红酒，几乎在所有当地的商店都可以买到。除此之外，现场唯一令人注意的东西就是一本沾血的德文版托莱多旅游指南。玛蒂娜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被潦草地写在封面内页，经检验是她的笔迹。

没有重要的法医线索，也没有证据表明玛蒂娜是如何被带到割喉谷的。这地方并不难找：环塔霍河的观光路线实际上就跨越这条峡谷，而且路边有很多地方可以把车藏起来。根据和玛蒂娜一起住在车站边公寓的女人回忆，玛蒂娜在七点左右工作完回来。她们一起吃了一点面包、起司和沙拉，然后就出门去见一群朋友。玛蒂娜没有固定的计划，只说她过会儿可能出去喝一杯。警方详细调查了她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和酒吧，但没有人记得在当晚见过她。她前一天带领的旅行团的成员也被质询，但没有人注意到有哪位同行的旅客对他们的年轻导游有什么特殊关注。此外，他们当晚全都参加了弗拉门戈狂欢节，每个人都至少有三个参加聚会的成员能证明其在场。

由于缺少有力的线索，调查陷入了停滞。在系列案件的第一起中，如果犯罪者拥有足够的智商知道如何掩盖行踪躲避追捕，警方通常就会开始这种蹩脚的调查，菲奥娜如此想道。当凶手和受害者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时，要找到有价值的调查路径通常都很困难。

两周之后，第二具尸体出现了。菲奥娜认为两周是比较短的时间间隔。这次的犯罪现场是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教堂——圣若望皇家修道院。她还记得那些回廊——一个巨大的四方形上面装饰有形貌古怪的石像鬼。教堂的特征是悬挂在建筑物正面的镣铐。它们是摩尔征服者用来拴住基督徒犯人的镣铐。

第二名受害者是一名美国的宗教艺术学研究生，名叫詹姆斯·帕兰戈。他的尸体是在黎明时被一位正沿着圣若望皇家修道院回廊扫地的街道清洁工发现